



大洋二角

橋 陽 洛

編 亞 棲 沈

行印局書童兒海上

1935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初版

洛陽橋

〔全一冊〕

實價大洋式角

外埠酌加郵遞費

編著人 沈棲亞

發行人 張一渠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總發行所

上海浙江路五馬路口
電話九一九二三〇
電報號九三〇

兒童書局總店

分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五馬路口
上海世界原址
電話九一九二三〇
電報號九三〇

兒童書局第一支店
兒童書局第二支店

洛陽橋序

天天在生活掙扎中，飽嘗「人間苦」的滋味的我，什麼都覺得茫然。有時也想提起筆來寫寫，但寫了數行，又是擱筆，而且就此忘記了。

也記不清楚是什麼時候，沈先生樓亞把這本洛陽橋寄給我，當時我閱過一遍，也想寫一點意見，然而畢竟是自己性情的特別，終於沒有副沈先生之望。這回他又來信催促，好在這無聊的寒夜，孤燈獨對之時，我便在這稿紙上染些蚯蚓般的字跡。

想起八年前我在泉州西隅師範肄業時，沈先生便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教師，他是擔任文學課的。當其時泉州方面還瀰漫着舊思想的氛圍，所以每個學校的漢文教員，大多是些古董。新文學的潮流雖說衝激得很厲害，但所謂海濱鄒魯的泉州，還一樣地似在做夢。沈先生卻不然，他編的文學講義，卻給與我們如發現了新的生命的興奮。我就在這時期跟着沈先生的引導，深入文學的新生命裏去的一個。換句話說，他便是一個媒婆，他為我與文學姑娘介紹得很妥貼，使我們訂定「百年偕老」。這尤其使我的心深深地感念不忘。

自然，我既愛好文學，和沈先生的志趣，也就站在同一的立場。為了便於研討，無形中我們遂打破師生的

行誼，成爲知交的態度了。這也許有人們要批評。但其實，我們深覺在知交的情感中是更可以共鞭共策於我們的文學成績。

那末，我在這裏應略說他的文學生涯了。

他是一個窮困的文人，在我未離校之前，他與王佩鸞女士結婚，幾年來聽說他做了三四個孩子的父親了。這麼一來，使他更感到生活的艱辛，因爲一家的用度，都要他的兩肩來擔負。在那泉州地面任粉筆生涯的，都是極苦的事。因之，使他的心中感到異常的煩悶！然他的外表却格外鎮靜，這就是他從文學藝術的內幕，看透整個的人生之謎，而不以爲悲，反以爲樂的明證。雖然他在另一方面，是具有佛學思想在體驗世人，而轉到體驗自己。

他在文學上的著作，是轉換方向了，這方向也便是民間文學。去年出一本泉中歌謠集，現在又整理好一部褒歌和洛陽橋及其他。

我們知道民間文學的作品，在文學中最饒趣味的，幾年來民間文學的被人重視，是個很明顯的事件。他搜集這本洛陽橋故事集，曾經費去許多的精神與時間。

我覺得無論那一個故事的產生，都有其社會背景。大之可代表整個國民性，小之也足以代表某一地方

的民氣以及生活狀況雖則所謂故事未必全是真正確實但卻不會太離開產生這故事的當時的社會情形。在這裏我更覺得故事是帶有歷史性與地理性的存在。至少在我個人是這樣想。

因此，我們不必問那一個故事是好是壞？我們只要默想產生這故事的那個時代是一個怎樣的情形，也就夠我們尋味了！

洛陽橋一書共包含十二個故事，都是福建泉州方面的傳說。這十二個故事都有特殊的資料：有給我們驚訝顫慄的，也有給我們噴飯捧腹的。本省人讀過這書，可以明白往時和現在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現象的差異，外省人讀了這書，更可比一比同一民族間有無共同之點的存在？所以對這書我很願意在這裏介紹給讀者們一讀。至於沈先生筆調的簡潔與銳利，讀者自可以看得出來的，我也不必多說。拉雜寫來，不好當做序看。

傅植庭

目 錄

洛陽橋	一一一
解元子	一三一
張 岳	一九一
酒 令	一七一
沉東京	三〇一
王 畏	三六一
烏長漢子	三九一
李 五	四七一
讀書人（一）	五七一
讀書人（二）	五九一
三個人	六一一

袍舍嶺

六七一一七二

洛陽橋

洛陽江雖不見怎樣的大，但是很深，北通福州，南至泉州，向爲交通的要道。相傳玄天上帝化身時，曾將自己的肚子剖開，把肚腸放在洛陽江中，後來那肚腸竟變成龜蛇二將，時常在江中作怪，傾覆來往的船隻。

一天有一小船，船中乘着二三十個人，行到江中，忽然狂風大作，波濤洶湧，船將沉沒。這時人人都變色哀呼，聲動天地。

「船中有蔡大人在，不要緊的！」在羣衆哀呼之中，突然來了這一聲，登時雲散天青，水平如鏡。大家都覺得莫名其妙，歡喜得不可形容。「這次是天佑！真真是一天佑！但事情有些奇怪！」乘客都這樣說。

「然我們須查一查看，那一個是蔡大人？」中間就有一個這樣提議。

然而查來查去，並沒有一個姓蔡的，那裏來的蔡大人。那時內中有個寡婦，約三十餘歲，慢吞吞的對衆人道：

「我是嫁給姓蔡的；但我的丈夫去世快要半年，現在身中有孕，差不多滿八個月了……」說到這裏，幾不成聲。個個聽了她這幾句話，又驚又奇，一齊向她安慰一番：

「若沒有了你，大家的性命都不保，你一定要生個貴子，可賀可賀！這次我們都受你的庇蔭了。」一個人說完了話，接着大家又是喜歡了一回。不一刻，船到岸了，乘客次第上去。婦人又對衆人道：

「倘若生男，他日能够長進，必要在這江上築橋，以免後患！」個個聽了，更佩服她的志願宏大，一齊免不得再讚慰她一回，才各散去。

那個寡婦，後來果然生了一男，取名叫襄，後來官至端明殿大學士，在京做官，皇帝和他很要好。

呂洞賓早已仙去了。有一次，不知怎樣，竟遭雷劫，呂洞賓乃化爲一條很小的蛇，匿在蔡襄的筆硯間，雷環繞蔡襄屋上而不敢下。忽然，空中有聲喊道：「雷部速退！不要驚動蔡學士！」雷止，劫數的時刻亦過。呂洞賓即復原形，袖出黃絹一幅贈蔡襄道：「將來自有用處，再會！」說罷，稱謝而去。

蔡襄少時，曾聽他的母親講洛陽江當日的事。他很想完成他母親的志願，可是怎樣抽身歸家呢？自己不在家，辦不成這事，於是憂形於色。他的妻子見他神情不對，因問他緣故。襄就和妻子商量。妻知皇帝某日要遊花園，就想一計，令襄先一日，用筆蘸蜜，寫字在花葉上，寫着：「蔡襄，蔡襄，爲官故鄉。」

皇帝遊園的一天，果然邀蔡襄同去，其餘隨從的人也不少。遊了一日，忽見花

葉上聚得許多螞蟻，並且有字，大家一齊奇怪起來，皇帝看着字念道：「蔡襄，蔡襄，爲官故鄉。」蔡襄乘機急跪下謝恩。——我們要知道，專制時代，皇帝的話，一經說出，便要照辦，不能收回的。——這時，皇帝見了這種情形，一時不解其故；蔡襄就將母親所說洛陽江的事情，詳詳細細的說給皇帝聽，皇帝因此很是嘉獎，並且允許了他。從此，蔡襄也就得到泉州做官了。

蔡襄到泉州不幾天，就一心一意的到洛陽江。一見那浩浩蕩蕩的江水，實無辦法。回公署後，非常苦悶的想：「第一要江水乾涸，才可奠基，奠好了基，才可建築。」又想：「要江水乾涸，除非到水晶宮裏去問龍王不可；但那有這種人呢？」

一日，剛在私廳中用心籌謀的時候，「誰人下得海？」不覺長嘆着說出這句話來。卻巧有一個差役，從階下經過，急跪道：

「小人夏得海。」

「你下得海！」蔡襄一時很驚奇的問。

「夏得海！」

「真的下得海？」蔡襄又鄭重的問。

「夏得海！」

蔡襄至是喜出望外，就作一道問龍王洛陽江水什麼時候可以涸的公文，寫在黃絹上，然後叫那聲言下得海的夏得海來，道：

「你既答應下得海，那末這道公文，你就帶進洛陽江，問龍王什麼時候江水乾涸。」

夏得海忽聽到這話，嚇得要命，急跪道：

「小人姓夏名得海，並不是能下得海。」

「不要胡說！你敢不是當面答應了？」蔡襄說完，不遲疑的便把公文給他，並

賞他五十兩銀子，一句不響的退了。

夏得海憑空受了這種命令，已經是魂飛天外，魄散九霄了。——然自知必死，不做又不成，真是無法。不得已垂頭喪氣的，一直跑到家中來，呆若木鷄，也不知對家人要怎樣的來訣別。他的妻子，見了這種情形，盤問數次，夏得海才慢慢的把事詳述一遍，其妻也弄得愁苦沒法。

夏得海在百無聊賴之中，求了許多神，禱了許多佛。結果，有一夜，神佛這樣的在夢中告示他。「……望南行，大吉……」

「一不作，二不休，我想祇有辦些酒菜。」有一天夏得海忽然這樣的向其妻說。「辦些酒菜來要怎樣？」

「反正沒有報命，且日子擋擋多了，酒菜來就有辦法。」「什麼辦法？」

「一醉之後，什麼都不知。然後到江中去，這就是辦法。」

「噯喲！這樣！」他的妻子很驚惶的說着。

「這樣快！」夏得海這時候很堅決的命令他的妻照辦。

酒菜辦好之後，夏得海便放開肚子大喝大吃；喝飽之後，忽忽的挾一門板出門。

「……『望南行……大吉……』神佛分明這樣說，醒時也分明這樣記住……無論如何，且向南行去。……」一面想，一面走。走了一會到

秀塗的西岸，沒有路了。這是晉江和洛陽江相交的地方，雖然還有一轉，然一轉便朝西了。於是他



了不知事情後往

把門板放在水中，人臥在板上，往後的事情完全不知了。

「黃的換紅的……」一下子接着：「噏喲！黃的換紅的……」夏德海臥在門板上，迷離恍惚間，只聽得大廳特響。他這時醉意也多半退了，摸一摸公文看，果然換了紅的，嚇了一跳。但不知什麼時候換來？用什麼方法換來？再定神細思，的確未曾死去。至此，一躍而起，直奔衙門來。

當夏得海去探海的一天，同時蔡襄亦急到省城——福州——挑選有名的工匠。那知工匠都知道洛陽江的深大，非人力所能着手，都不敢來。襄因是更焦急萬分，真覺得沒法。一日，突然有七個人，自稱工匠，願承包建築洛陽橋。

「洛陽江築橋，本來非人力所可做到；但我們是能夠做的，請蔡大人先回去，我們跟着就來。」

蔡襄見這七個工人，祇一人瞎了一眼，其餘都是兩隻眼瞎的，心裏很是希奇。又想，工程是很不容易，或有異人相助，也說不定。因答道：

「你們既然肯承包這項建築，很好！然一切手續當怎樣？」

「現在難講吧！」

「那末，我就先回去，你們快點來吧！」

「那自然！」工人很爽直的答。

約定後，蔡襄將信將疑地回泉州。到了公署，夏得海就將紅色公文呈上。他很歡喜，看一看中無所有，只一「醋」字，想了好久，忽然悟道：「醋字拆開爲廿一日酉時，水涸當在廿一日酉時……」正在大喜，守門的忽來報說，有七個瞎子求見。襄又暗想：「是七個工人來了，大事真成功了！」

相見之後，襄就問他們的建築法。